

欽定三國志

蜀志卷之八

卷之八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翼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

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

書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

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蜀志卷一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

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親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

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儉郤正而井祖也

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

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尙書以選焉牧伯各以本秩居任焉與傳車參駕施赤爲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廙然後劉表

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儵郤儉皆貪殘放溢取受賑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儵雖迫決潰爲國生

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騰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蓋扶字茂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一

安少從師學兼通教經善歐陽尚書父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逸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於家始扶強辭抗論益部少變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憂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

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隄為旬

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隄為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

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為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

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曾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

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太監隄為太

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為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隄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

騰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

子翼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延言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

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下至收範兄弟三人範繼於鄴焉為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為留璋不遣略

白時璋為車都尉在京師為訖疾
召璋璋自表省焉為遂留璋不還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

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

龐參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

祿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建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為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以建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州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闓璋將沈彌黃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

州璋使趙建進攻荆州屯

胸臆○上憲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參等攻魯所破魯部

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參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以義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義與璋情好

攜隙趙建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

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建素得人心璋委任之建因民怨謀叛乃厚賂

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建建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

心并力助璋皆歿死戰遂破反者進攻建於江州建將龐參李異反殺建軍斬建
漢獻帝春秋曰漢朝開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夏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

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
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

也故事也言無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
復所能於事也
乾隆四年 交刊 蜀志卷一 三

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

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勸之故

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曰是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

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

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川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

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

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

州北由墊江水

墊音徒協反

詣音音

去成都三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

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

吳書曰蜀以米二十

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綰絮錦帛以資送劉備

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

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

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

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紆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關禪

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遺吳為御史中丞吳書曰闡一名諱為人器格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初璋

長子循襲寵義女也先主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啟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

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

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

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遠造輿服

圖竊神器其或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

亦宋襲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揣貳為謀不忠罪之大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麴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眞主卽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遣臣故主之恩淵矣哉臣清植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懷竊之志漢帝旣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豐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疫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卻儉被殺故徙治緜竹緜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鑠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繫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爲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

臣明楷

按鄧艾傳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

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晉 著作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 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

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

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

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

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廬植德

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

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

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贊累千

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

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繡反據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

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爲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

其頸著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

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

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

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

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

之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

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雖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

陽兵四千益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麇竺曰非劉備不能

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

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三公海內所歸君

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愛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聽使詣袁

紹曰天降災殄禍臻鄆州州將相殞生民無主恐懼袁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

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問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

軍海西

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

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

先主還小沛

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備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

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

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

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

英雄記曰建安二年春布使人賈金欲詣河內賈爲備兵所鈔布

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擒布先

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

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

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

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神輅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

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

承曰長水校尉神輅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曹公使人關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

賜遺衣服悉封置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東海昌霸反郡縣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東海昌霸反郡縣

多叛曹公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囹諸將吏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塵旌便棄衆而走

曹公

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

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關紹紹父子同心敬重

駐月餘日所

父子同心敬重 賊月餘日可

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還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任荊州數年曹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劉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國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躍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懸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覺故乎此晉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夏侯惇于樊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備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固此未足為恨也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

曰諸子自賢君其愛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子琰代立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琰拾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琰荊州可有先

主曰吾不忍也

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琰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琰琰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